

《太上感應篇彙編》學習分享      成德法師主講      （第十三集）  
2020/4/6      英國威爾士蘭彼得      檔名：55-230-0013

諸位親愛的同學，大家好！我們《太上感應篇》課程，在這幾節課可以算講的都是最重要的德目，都是總持法門，也都是能夠「內聖」進一步「外王」的學問。從「正己化人」之後的這些善行，也都是因為有了內聖，才能達到外王，才真正能親民、能利益他人。佛門講，自己不能度而能度人者，無有是處。所以真正這幾個德目都是我們求其放心而已矣，就是把忘失的真心，透過這些經教的落實，把它找回來、把它恢復，都是主敬存誠的功夫。

而上一次我們談的顏光衷先生「孝弟論」，這一篇也是古代寫的一篇論文，很值得我們去深入、去學習，很可能給我們啟發未來論文應該寫些什麼。「經天緯地謂之文」，要寫出千古文章，千古的論文，而這一篇「孝弟論」可以看出，顏先生他是貫通了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論語》種種的教導，甚至是貫通儒釋道的道統、精髓，我們可以從字裡行間看得出來，他真的是儒釋道都掌握。

我們之前學習了一部分，從一開始就講到，「堯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。」真的能把孝悌貫通，進而去落實，可能整個道統都能掌握、都能一以貫之。所以這篇論著，我們雖然不能詳細來講解，但是整個每一段主要要彰顯的義理，我們一起來過一下。從一開始就了解孝是無邊無際，孝是我們本有的，孝是我們成長過程的天性使然，而且因為這個成長的過程，感受到跟父母兄弟都是一體不可分，這種一體的感覺，就是與仁相應了，「萬物一體謂之仁」。因為隨著身體的長大，在這個過程中假如沒有很好的教育，很可能會延伸出很多的習染，所謂內有無始劫帶來的煩惱，四大煩惱常相隨；

外又有助緣，尤其這個時代，外在的誘惑特別厲害，「苟不教，性乃遷」。甚至於是父母他不懂怎麼教孩子，因為父母也沒學過，有可能變成增長孩子一些習氣的增上緣，這個就很遺憾了。現在人常說，小孩都被大人給玩壞了，所以當大人的要有責任。「建國君民，教學為先」，每一個人要扮演好自己的每個角色，都得要學習，都得要自我教育，不然不知道義，不知怎麼盡好為人父母、甚至人生的這些角色。而且從小微起，成大就轉劇了。看起來小小的，比方我們閩南話講的「細漢偷寒匏，大漢偷牽牛」，就是小時候會去摘人家的蔬果，沒有制止、沒有教育，長大了就牽人家的牛了。小洞不補，大洞你就很辛苦，我們物品有小破洞，像衣服，你不去補，它不知不覺就變得很大了，到時候要補就很困難了。

所以「人材之成，自兒童始」，要成就一個人才，要從小教。師父上人說的，重視胎教，出聖人；重視三歲以前教育，出賢人。我們再看這段文，就特別有感觸了。三歲以後教，就比較不容易了，能教成君子算不簡單。為什麼《禮記·學記》說，「時過然後學，則勤苦而難成」？過了那個黃金學習時段，要再學很辛苦。就像我們沒有從小扎根，現在成年要修行、要改習很難。「禁於未發之謂豫」，他貪心沒有起來，透過父母孝道、透過大家庭的教育，他這個自私自利就沒有，都是道義、都是恩義。古代這樣的人很多，現在不容易找。所以人都是教出來的，看怎麼教。「發然後禁」，他已經養成這個習性了，要去禁止，「扞格而不勝」，父母要教他，好像在跟他打仗一樣。自己要對治自己習氣，也真是打硬仗。

《禮記·學記》這些教導，其實也貫穿在這一篇「孝弟論」，我們得用心來體會。而且這整段文也提醒我們，父母教給孩子的對了，也會回報到自己身上；教錯了，也會回報到自己身上，甚至於會影響到社會。為什麼結婚在古代是大事，非常隆重？因為不是兩

個人的事而已，是兩個家族，是我們整個家族血脈傳承，上以事宗廟，下以繼後世。這個家族有沒有好的後代，甚至於社會有沒有人才，都跟婚姻有關。所以婚姻不是兒戲，攸關一個家族的興衰跟社會的安定與否。

所以我們讀了一百九十二頁這些義理，可以感覺到老人家的智慧，洞察動亂的根源在家庭。也可以感覺到，人生總在遇緣不同，他遇到好的環境，古代二十幾歲就成佛作祖的，像六祖惠能大師。所以人間這一生要真正有點成就，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緣。我們真的要珍惜因緣，真的要時時多培植自己的善根福德。善根，多聽經增長善根；多力行斷惡修善，力行利他的這些功德事，增長福德；而且要廣結善緣，絕不跟人家結惡緣。真的不跟人結惡緣，那得懂得相處之道，只看對方的優點，不看對方的缺點，這是很重要；只記人家的恩德、功勞，不記人家的不足，也不記這些不愉快、摩擦，才能結善緣。我們是要去西方的人，要結西方緣，不能結惡緣，結惡緣鐵定又要輪迴了。我們可不能把自己無量劫來希有難逢之一日的機緣，給自己斷送掉。任何人、任何境界障礙不了我們，只有自己可以障礙自己，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。《華嚴經》講事事無礙，怎麼會有障礙？外面境界沒有障礙，障礙在我們的念頭，有分別、有執著。舜王遇到的境界跟忍辱仙人遇到的境界，那都不知道比我們難十倍、百倍都不止，可是他們卻成聖、成佛。所以事情沒有障礙，看我們怎麼用心、怎麼轉念，這個重要。像這一篇論文當中，能把這些道理講清楚、分析清楚，我們有緣來學了，我們知緣、惜緣、造緣，知福、惜福、造福，讓更多的人也透過我們明白孝悌之道，這個就是利他的心在學習這些經教了。

一百九十三頁中間講到，「父子兄弟，必有默窺其微者，便不能歡歡喜喜、渾然無事」，這個就是提醒為人父母長者，都有教育

好下一代的責任、教育晚輩的本分，就應該好好去關心護持好子弟。所謂「護佛種性，常使不絕」，《無量壽經》都在生活、工作、處事待人接物之中。《三字經》也提醒我們，「養不教，父之過，教不嚴，師之惰」。當然我們要教育好子弟，甚至往後有機緣可以教育學生，基礎都是建立在能教育好自己。因為自己不能度而能度人者，無有是處。我們得真正走過修行，我們才能夠護念別人來走。我們真正有行善、真正有去惡，我們再勸人行善、勸人去惡，人家心裡歡喜接受，不然有可能適得其反。所以「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，無諸己而後非諸人」，是很合乎情理。

我們看到這裡講到，「無我也，忍辱也，善下也」。其實這個都是靠從小家庭養成的態度，他能忍、能謙退、能不自私。真的要出人才，還得要恢復大家族的精神，才能達到對他人格的塑造。所以這個都是值得我們去考慮，時代變化那麼快，哪些是不變的原則？我們現在，老人家強調，要恢復以前大家族不容易，但是現在可以用團體來落實家文化、企業來落實家文化。以前的家文化是血緣關係，現在家文化，道義、恩義。就像我們不少同學，他也是因為從小父母就教他傳統文化，引導他不能自私，要為佛法、為眾生，他也才沒有隨著物欲橫流，才沒有隨波逐浪去了，今天我們才能共聚在漢學院，那等於父母他的胸懷也是廣大的。我們跟師父上人、跟整個儒釋道聖人都是一家人，儒釋道聖人的事業就是我們的事業，以這分道義、仁義，我們來培養子弟，然後來護念自己。「愛敬眾人，即是愛敬聖賢；能通眾人之志，即是通聖賢之志」，我們也是孝順儒釋道的聖人，承傳他們的精神來利益蒼生。

一百九十四頁，就延伸到真的很好的來教育了，恢復了這個孝悌，孝悌會延伸到一切人，甚至延伸到不同的種族，甚至是異類，就是畜生都能受感化。所以這一段讓我們想到《中庸》講的，「施

及蠻貊……凡有血氣者，莫不尊親。」他怎麼達到的？孝悌到了極處，就能產生這樣的教化力量，依報隨著正報轉。「孝悌之至，通於神明，光於四海」「唯天下至誠，為能盡其性」，他透過孝道，他的本性顯露；「能盡其性，則能盡人之性」，就感動人類，甚至是不同族群；「能盡人之性，則能盡物之性」，所以這裡舉了很多孝子去感動這些很凶猛的野獸都有。

我們再到一百九十五，作者進一步說，孟子講了，堯舜，孝弟而已矣；孟子又說，「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」。這些經教都是相通的，都是全修在性，就透過這些經句的落實，讓我們恢復本性。所以真正的學問就是讓我們明心見性，我們抓到這個大方向了，對，恢復本性，怎麼恢復？用孝悌就能恢復，用孝悌就能找回亡失的真心，是分不開的。而且什麼時候用？「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」，隨時隨地保有這個孝悌的心。從孝悌來下功夫，這樣就能「教以孝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；教以悌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」，他能感同身受到一切人，甚至於延伸到感同身受一切的有靈性的生命。後來他提到天地一心、萬物一心，就是人這個孝悌會一直可以發揚開來，從愛的原點一直延伸到萬物一體。但是，假如捨了孝悌，沒有好好教他落實孝悌，你沒教他對的，他每天還在接觸錯的，那就會有「苟不教，性乃遷」的問題，會有習染。所以這一段都是可能會染上的「放心」，就是我們說的妄心，煩惱習氣就會不斷染著了。

我們看到，教育一定要抓住時機點，而且也要用對方法。所以一百九十六頁講到，「仁，人心也。孝弟，便是仁根之第一透露、第一勃鬱處，此處養得根活，便枝附葉貫、千花萬朵，一齊俱森發了」，這都是用譬喻讓我們去感受。從這段文就可以感覺到，我們俗話常說的孝心開百善皆開，剛剛那些習染不怕，只要能把孝悌的

根扎下去，就能轉變。所以這也是比喻，「蓋一處靈時」，這中間文章說的，「連骨節都靈了」，就是我們人的一生，心神假如靈敏，好像整個身體都活起來了。「孝弟之於天地民物亦然，是亦全身之神氣、修養之丹頭」，我們修養自己最重要的部分，這個丹頭是道家的詞，其實就是內要外要，最重要的這個部分，所以他遣詞用句儒釋道都有。我們這個孝悌扎了，就會再延伸到親民，延伸到人、延伸到萬物。所以能從這個丹頭入手，「脫凡成聖，在須臾間，更無調理骨節工夫」，我們說精氣神這個神一恢復了，就好像全身就活起來了，不用一節一節去調了。「故嘗為之轉一語曰，學問之道」，在哪？「仁而已矣」。就是從人的慈悲心，慈悲為本，有這個本，所有的言行都離不開仁心。但「仁之道，孝弟而已矣」，仁愛的根在哪兒？在孝悌。所以只要這個孝能時時落實，「貼貼合合，而無痕迹者」，這個就是孝悌之心不須臾離了。

下一段又再進一步講到很多犯上作亂的現象。可是這麼嚴重的行為，它的問題點在哪？就像第四句中間說的，「此抗拒傲慢的根苗，便是會挾持官長的，便是會椎埋報仇的，便是會不逞嘯聚的」，就是這麼嚴重的犯上作亂，其初可能「只是些些戾氣橫在胸臆間，漸漸相觸發起來，咽吐不下，於是抗拒父兄、傲慢長上」，本來就只是這個脾氣，慢慢慢慢這個習氣愈發展愈嚴重，才會搞出犯上作亂。《論語》第二句就講，「其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，鮮矣；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亂者，未之有也。」所以治病要治未病，教育也是禁於未發。難怪《了凡四訓》講到敬重尊長，怎麼做？「家之父兄，國之君長，與凡年高、德高、位高、識高者，皆當加意奉事」。我們養成習慣，一看到年齡大的、位子高的、德行高、見識高，我們自然而然就恭敬謙退。在家而孝順侍奉父母，從小就是這麼做，「使深愛婉容、柔聲下氣，習以成性（習慣成自然），便是和

氣格天之本」。面對長者都是謙虛、卑下、柔和，那就不可能抗拒父兄、傲慢長上。所以「堯說丹朱曰：囂訟可乎？而禹之戒曰：無若丹朱傲。究其訟字，只一傲字」。訟，會跟家裡人吵，出了家門會跟人吵、跟人衝突，就是一個傲慢。老人家說，傲慢是瞋恚的核心。所以只一個傲字，「所以事親而傲，必不能孝；事長而傲，必不能忠；治民而傲，必不能仁。只一傲字，便做成濟惡不才之歸」，就到了成不了才，又都是隨順惡業的行列去了，「而不能解救」。

「是故君子有大道，必驕泰以失之」，驕，驕恣，泰就是放縱。「驕泰的人，亢高傲慢，貴己而賤人，是己而非人，智己而愚人。有甚麼心情計民利病、念民疾苦？」不可能了，所以一個傲慢的心態一發展，到最後的行為就很可怕了。所以「君子有大道，必忠信以得之」，其實忠信也是從孝悌出來的。我們看一個孝字，忠，盡己之謂忠，而「親所好，力為具」，盡心盡力為父母，那不就是忠的善也是從孝出來的嗎？信，人首先守誰的信？「父母命，行勿懶」，父母命令，我們答應了，不能拖拖拉拉，趕緊去做到，也是從孝來。

「《大學》一書，自齊家以至平天下，都不外孝弟慈。則驕泰的人，分明是不孝、不弟、不慈也。然雖不孝、不弟、不慈，終比別人不同。故雖有至剛，而不能不為親者下；雖有至戾，而不能不為長者屈。此便是天性不可解的」。其實這一段雖然點出了，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，是因為不孝、不弟、不慈，但是畢竟還是因為性乃遷。但是，雖然染上習氣，可是不覺本無，還是可以去掉；本覺本有，還是可以恢復。「何期自性，本自清淨」，自性還是清淨、還是恆存的，只是現在有障礙要去掉，撥雲就能見日。縱使是有習氣，他的良知還在，他的佛性、本性還是在。在哪裡表現？雖然他

習氣那麼重，在父母面前他會收斂一點，在長者面前他會委屈一點。

「試觀不孝的人，到人前，亦自檢飾些些。若使之己坐父立，他決定不安」，跟父母親在的時候，他自己坐著，父親站著，他也會有點心不安，這就證明他還有天良。「又如，道他孝則喜，道他不孝則怒」，雖然他不孝，你講他孝他高興，因為孝跟性德相應；講他不孝他不高興。「此亦是人根未斷處。此未斷處，便是血性所入，便可容吾感化。所以孝子悌弟，於其間一撥便轉」，這善巧方便，抓住機會把他的本性喚醒，把他的孝悌根喚醒。這裡具體舉了春秋時期，鄭莊公跟他母親鬧翻，講了個狠話，「不到黃泉不相見」。後來有孝子潁考叔善巧方便，在君王賜給他東西，他不忍心吃。莊公問他，為什麼不吃？他說要拿回去給媽媽，就讓莊公幡然悔悟。再來子皋，子皋就是高柴。他守父母的喪，結果居然流淚到流出血來。守孝三年，那種至孝表露無遺，而且三年都沒有露齒笑。他在盡孝，「何預成宰政事」，那跟縣府他們在辦這些為政的事好像沒關，「然卻成人之兄死」，就是因為子皋而為之哀也，就是子皋的孝讓人的孝親敬長的良知喚醒。「此其間不知所以感、所以應，無形相觸」，好像沒有直接連帶關係，但是那種無形的一種真心的相交感，「翻動肺腑」，其實翻得動，更證明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。

他又舉例子，「前輩施佑兄弟爭田，因與嚴鳳舟次，語及產事，鳳揮淚不止，佑大感悟」。這個事例剛好在我們後面「正己化人」的例子有說明，二百七十九頁，我們來看一下，就更能感觸這個真的孝子悌弟做出榜樣，這一撥便轉。

「施佐、施佑，兄弟俱為知州」，都是知府大人，都是知州。然後「致仕家居，田產參差，有脣齒之隙」，就是兄弟為了田產，



產生了一些爭吵、爭奪，「親友不能處解」，親戚朋友好像調解不了。「同邑溪亭嚴公，名鳳」，他同一個邑的一位讀書人嚴鳳，「素著孝友，事兄如父」，嚴鳳他以孝友讓人很佩服，大家都敬重他，因為他事兄像父親一樣的恭敬，「周恤保愛」，體恤關愛非常的細緻，「無所不至」。他偶然跟施佑，施佑是弟弟，他們剛好一起渡船，同舟，「語及產事」，剛好談到跟自己兄長因為田產的事鬧糾紛。「公顰蹙謂曰」，嚴鳳聽了之後，皺著眉頭就說，我的哥哥懦弱，「吾兄懦，吾正苦之」，我正苦惱，苦惱什麼？「使得如令兄之力量」，假如我哥哥像你哥哥，「可以盡奪吾田」，可以把我的田產都拿過去，「吾復何憂？」那我就不擔憂了。其實他的心境就從來沒有去跟兄弟分自分他，就希望自己的都能給兄長。「因揮涕不已」可見這嚴鳳是真正入了孝悌的真心，一談到這個自自然然流淚，那真心真誠感通了。「佑惻然感悟」，這個施佑就很觸動他的良知，他也覺得自己不對了。然後就邀請他一起「同至兄宅」，跟著他一起到哥哥那裡，「且拜且泣，深自悔責」。這個我們可以看到施佑也很有善根，他被嚴鳳感動之後，就很反省自己的不對，向哥哥跪下來流淚道歉。「而佐亦涕泣慰解」，這個哥哥的良知也被喚醒，然後上來寬慰他，應該也是互相認錯。「各欲以田相讓」，不止不爭，互相讓了。「遂友愛終身。至今二姓皆蕃衍，人猶樂談其事」，這個施家的後代、嚴家的後代都非常興旺，因為孝悌傳家。所以我們讀這篇論文，也是理事圓融，談一個道理都舉具體的事，那就讓人很能具體去感受，而且能有所領悟。

接著說，「大抵天地間有意氣、有圭角、有算計的，都會抵拒人」，其實這個就是提醒我們，我們愈很刻意、很有強勢的要去做什麼，連做好事都不能強勢，都要放下控制，不然反而適得其反。

「無根無蒂、無奈何、不自知的，偏會感動人」，所以無為而為者

真，他發自內心，沒有刻意，也沒想說我好好哭一哭去感動人，都沒這些念頭，發自肺腑的言行自然感動人。「根心者真，襲跡者假」，所以真的能有孝行出來，必能撥動人的善根。

所以後面兩百頁中間，「故曰，一家仁，一國興仁。又曰，堯舜帥天下以仁，而民從之。機正在此」。一個人真做了都能感動他人，更何況是最上位的人他來帶頭，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風必偃。「天下風俗壞時，大抵自其子弟時先做壞了。人品心術壞時，亦自子弟時先做壞了。少有拂戾，便容受不下，稍有才氣，便收斂不入」，還是少成若天性。我們看到這些，真的要引以為戒，護念好自己、護念好有緣的人、護念好子弟、護念好往後的有緣大眾，所以這個不教，後面就很難轉變。「古來灑掃應對、奉几侍立，都是要消除子弟的雄心猛氣，使之鞭向入微」，我們看到，為什麼古代首先教灑掃應對進退，「小學終，至四書」？沒有先扎孝悌、扎做人的根，哪怕他懂得四書、五經、十三經，可能之後還是變成危害社會的官員。所以「天下有真教術，斯有真人材」，有正確的教學方法，才能出真正的人才。「教術之端，自閭巷始」，到哪裡找到正確的教學方法？在巷子裡面，有私塾老師在教導，有大家族的人聘請來的這些有道德學問的私塾老師，他們懂這些方法。現在很少人懂，甚至得要做出效果人家才相信。所以老人家為什麼說要辦一條龍？就是要給人信心。現在用講的，人家很難相信，因為他看不到；你得證明給他看。我們讀這個，也相信我們中國老祖宗真的是最懂教育的。

這裡講，「如天子之子，齒胄鳴謙，曰：君在則禮然，父在則禮然，長在則禮然。此是何等意思？天下不患無才幹，而患無真性；不患不能為君父師，而患不能為佳子弟也」。這段話講得懇切，連天子教孩子都是要注重長幼有序、長幼尊卑。你不能，他是太子

、他是皇帝的孩子，就可以傲慢，就可以放縱。所以國君在，要守禮、要恭敬；父親在、長輩在，都是這樣。不這樣培養，他的德立不住，他真心顯不了。所以天底下不憂患沒有才幹的人，憂患沒有真正真性，就是真心、真仁慈待人的的人；不憂患他不能為人君、為人父、為人師，憂患什麼？他不能是一個好的子弟。所以知為人子，才能可以為人父；知為人臣，才可以為人君。只要他能是一個好的子弟，那就不用擔心他不能為人君、父、師。接下來進一步分析，「以子之道君之，在在通是可奉侍、可憐惜的意思」，他是一個好兒子了，那他在為君的時候，他就是能夠去照顧憐惜天下的人。就像「教以孝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」。那他當皇帝了，看到所有的長輩、所有人的父母，他都恭敬，他都為他們設想，教以孝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。「教以悌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」。「愛親者，不敢惡於人；敬親者，不敢慢於人。愛敬盡於事親，而德教加於百姓」，所以你看愛敬盡於事親，德教加於百姓，不就是「以子之道君之，在在通是可奉侍、可憐惜」、「以弟之道君之，在在通是耕讓畔、行讓路的意思」？他自己能以身作則了，老百姓以他為榜樣，那都會互相禮讓、不爭，都會孝順父母、恭敬長輩。

接下來還舉了舜王、大禹這些例子，都是證明依報隨著正報轉。為什麼天下能安定？他們是正報，他們做得好，就轉動天下人的善根。後面還舉到，二百零二頁，舉到武王之孝。夏、商、周，堯、舜這些聖王，其實都是因為自己做到孝，而讓孝行於天下，「以順天下，民用和睦」，就「上下無怨」。而且我們看到文王事奉王季很恭敬，而且「事死如事生，事亡如事存。蓋文武不終於為人君，而終於為人子」。這個話很有深意，他之所以能成為聖王，就是他時時記住為人子的本分，時時不忘他父親交代他的事，時時不忘

父親的志向，所以「獨有此前人之心事，耿耿胸臆間耳」。就像我們前面講到，《史記》這麼偉大的一部史冊，司馬遷先生遇到被宮刑這麼大的人生恥辱，他都沒有尋短見，古代說「士可殺不可辱」，他都能忍辱負重，成就這一部巨作，就是不忘父親給他的交代。所以最後這裡總結，「彼丹朱之啓明，豈無其才」，丹朱難道沒有才幹嗎？「然一傲字，已結斷天下命根」，他就自己不能明明德，更不能去親民，他就不能做天子。這是又一段精闢的分析。所以這個孝悌，確實是「堯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」。

接著又提到，「聖人言孝，皆不是小可的事」，不是小事情，非常非常重視。甚至於孔子提到六經最後落實在哪？落實在《孝經》。「《禮記》云：小孝用力，中孝用勞，大孝不匱。夫子說舜之大孝，便說德為聖人」。《中庸》裡面講，「舜其大孝也與，德為聖人，尊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內。」尊為天子那就受命，承受上天所交付的使命。交付什麼使命？這一段也是讓我們貫通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所談的道理。「大學之道」，為了什麼？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」，親民是做什么？是讓人民、讓眾生也能明明德，也能恢復真性，恢復那個人之初性本善。「分明是完天之所生」，其實這個完天之所生就是恢復他自己的明明德。天之所生其實就是天命之謂性，就是明德，這個本性就是明德，明明德就是給它恢復。這些聖王是恢復了明德。

接著，「以天事親」，這是親民，那是幫助父母也恢復明德，幫助眾生也恢復明德，就像舜王也幫助了自己的父親跟繼母。這裡講，「須曉得親是何物，不是一團血肉之親。我生於親者是何物，不是一團血肉之我。原是圓陀陀、光亮亮、大家作一塊的」。這個大家作一塊就是大家都一樣，十方三世佛，共同一法身，都是共一個法身。所以，什麼是我們的身？不是肉團這個身，我們假如執著

這個身是我，那我們本來無量智慧德能的法身真我就恢復不了了。所以這個須曉得，就是你必須了解宇宙人生真相。我們都認這個身是我，又為這個身造無量無邊的罪。誤認父母這個身是父母，那只是他靈魂寄住的一個工具，你把那個身認為是他了，他想吃什麼你就都給他吃，那可能又傷害很多生命，對父母親不一定有好處。你很有錢，什麼東西都買給父母吃，結果吃得父母身體也不好，那就不是用合乎天理的方式去照顧父母，不是為了恢復他們的自性，那可能不只不能利益父母，還害了父母。所以孝順、孝順，順什麼？順父母的性德。所以真的要曉得，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，包含我們的父母，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。我們去孝順父母，就不能再增長他的分別執著，這才是真正懂孝。

「親亦是這箇，天地萬物亦是這箇」，那不就是共同一法身嗎？「父母生我一身，便要把身所有者，畢羅而獻之父母，方是聚順。若只去用力用勞，把那箇粗形相服事，而一點空靈真骨血、無邊寶貝，卻拋下不理，可謂孝子乎？我事父母，又要將父母一肢一節、一念一動，下至涕唾几杖，無不盡情承奉，而父母一點空靈真骨血、無邊寶貝，卻拋下不理，可謂孝子乎？故才說大孝便是順親養志」，才是大孝。

這一段話，首先我們這個身體是父母給我們的，我們也透過父母這個緣，我們才能得人身，藉由這個人身我們才能借假修真。所以我們的人身難得、佛法難聞、中國難生，都是藉由父母給我們的，沒有父母就沒有我們。身命，父母給我們的，甚至於慧命都是父母給我們扎的基礎。人這種知恩報恩的心，明白這個道理，就生起來了，可以為父母犧牲身命，在所不辭，因為沒有父母就沒有我了。所以為什麼楊香可以搯虎？父母的身命比她更重要，父母是她生命中最重要，可以為父母隨時犧牲身命。所以她父親被老虎咬住

了，她馬上奮不顧身去救父親，她哪有想自己？一想自己就擔心，就不可能去救父親，就被老虎給嚇著了。所以人這一分知恩報恩，他的根苗就在知父母恩、感父母恩。因為奉事師長，這是師道，師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礎。「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，謂之悖德；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，謂之悖禮」，所以我們能為父母奮不顧身，進而「若無世間師長，則不知禮義；若無出世師長，則不解佛法」，我們也可以為本師、為我們的師長，奮不顧身去承擔弘法的、護法的責任、使命。所以師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礎。進而知道一切男子是我父、一切女人是我母，一切眾生皆是過去父母、未來諸佛。真明白這個道理了，就可以為一切眾生去盡孝、去盡悌，去恭敬奉事。甚至於佛菩薩能為眾生捨頭目腦髓，因為他們不分別不執著，他們是真正視天下眾生都是真過去父母、真未來諸佛。

已經認清楚了這個身不是真正的我，法身才是我、佛性才是我，那就不是只有用自己的體力、用自己的思考來奉事父母而已了，一定要重視養父母之智慧，這樣才能是孝，不能只是都孝在他的身體上而已。這裡我們就想到蓮池大師說的，父母離塵垢，子道方成就。我們盡孝當然要盡大孝。為什麼佛陀離開父母去求道？因為，假如不成道，所有家人都只能再去輪迴，下輩子都不認識了，「善惡禍福，追命所生」，「道路不同，會見無期」。所以蓮池大師也是從他至孝之心說出來的，父母離塵垢，子道方成就。所以這個大孝的順親養志，就是「順其靈妙之親也，順其先天未分之親也」，就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，就是他的本性，你應該是去順他的本性，去恢復父母的本性，而不是去順他的習性。「其汨沒情識中者，偽親也」，這不是真正的父母親的本性，這是妄心，是沉淪在情識中的身心，那是偽親。「養志者，養其大公之志也，養其徹地通天胞民與物之志也」，眾生無邊誓願度。「其軀殼形骸中者，偽志也

」，養的是他要去利益蒼生的志，不是變成養他執著這個身的志。

「然要順親養志，又須誠身守身」，這跟《中庸》裡面講的「順乎親有道，反諸身不誠，不順乎親矣」。而這個誠身守身我們也要明白，「守其明善之身」。「誠身有道，不明乎善，不誠乎身矣」，所以這個明善，是明白自己跟父母都有本性、都有佛性，然後這樣才是「守其以達德行達道之身也。不然，則竭力顧養，柔顏侍養，亦偽身也」，你守護的還是只是這個肉身而已，不是成就他的真身、法身。所以「能認真身，始能認得真親」，認識了真身，就知道怎麼去順親、怎麼去養志。「故曰，不誠乎身，不順乎親矣」，所以要明乎善才能誠乎身，誠乎身才能順乎親。所以我們也要時時尊重己靈，不能糟蹋自己的佛性，然後進一步也要護念好父母的慧命，不然就談不上孝順了。「曾子之身與曾元之身便懸隔了，故所奉諸親者亦是不同」，這個典故就是，曾子要去世了，兩個兒子在身邊，僕人看到所躺的那個簣不符合禮制。因為病得很重，曾子馬上就下令要換，兩個兒子說：「父親，你已經病這麼重了，先不動吧。」曾子對兩個兒子說：「你們還比不上這個僕人愛我。他是愛我以德，愛人以德，你們卻是愛人以姑息。」因為他讀書人要守禮，這個依教奉行，依照老師的教誨去做，在讀書人（在曾子）他們覺得比他的生命還重要。就像子路要死前還把帽子戴正，都是不忘老師的教誨。所以曾元，就是曾子的兩個孩子，就沒有去孝順曾子的真身，就是他的德行、他的法身，他執著的就是這個看得到的形體。舉了這個典故。

後面又用舜王跟王祥來分析，又舉例了。像最後一句話，「蓋大舜從靈明上認親，王祥從郭郭（就是身體）上認親」，這是從根源上有這樣的差別。像五行下面，「然其所隨順者，情識之父母也。亦緣王祥之身，未造虞舜地位，故所認亦止此，此即是善之不

明也。明乎善，便完全那靈靈活活的」，這個明乎善，我們說止於至善，就是自己跟父母、跟一切眾生都能恢復明明德，這個就是止於至善。所以真正的至善是性德，明白了，他才不會執著在外相。而真的明白了、恢復了，他這裡用活活潑潑，我們性德是活活潑潑的，他這裡講，「隨在生出，自有寸尺，如小杖則受、大杖則走」。這些很靈活，父母要害他，找不到他；父母一需要他，他就出現了。曾子他當初也還沒有通達這一點，後來是孔子點化他，小杖則受、大杖則走。所以我們佛法說法無定法，完全視情況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。

所以二百零六就提到，服事父母要「事父母幾諫」，你看那個在勸諫的過程，「見志不從，又敬不違」，都很柔軟，會觀機。「諫不入，悅復諫」，悅就是他高興的時候，他很能感受父母的心境、他接受程度，他不會退卻，他也不會莽撞、不會強勢。「父母原來只有一善心，則盡屬吉祥善事。就做微有轉念，而此善心，亦隱隱躍躍，未肯漸沒向盡，此亦是轉凶為吉之幾。事父母的，正從此處婉轉。幾未動，挑動他；幾甫動，接引他；幾有失，挽回他。是以心幹心，視無形、聽無聲的工課，故不待行事不從。當見志不從時，孝子已費盡心計矣。惟如是，故能心與之一，而未始有違也。如此而誠，如此而順，便把親與我聯屬一本之真原，團團會在這裡。便把天地同根、萬物同體之真原，團團會在這裡」。這是藉由《論語》來描述一個孝子他怎麼去勸他的父母，當父母有過失的時候，能夠很快察覺，然後去調整、去救失，進而還長善，把他的善念能夠調動起來。稍微父母有不能接受，他也不會著急、也不會強勢。其實能有這樣的應對，真的就念念都在父母身上。孝子心中只有父母，跟父母就是合一，沒有分開的。

從這裡再延伸到，跟父母是一體，跟天地、跟萬物是一體。有



這樣的心境，那就不擔心自己不能恢復佛性，也不擔心眾生百姓不能勸化，而遇到事都能夠通權達變來侍奉父母、來照顧眾生。所以後面這裡提到的，舜王是如此，武王、周公也是一樣。舜他承擔上天的使命，也成就自己的美德，以天性來侍奉父母親。這個都是彰顯這些聖人他們都是懂得順親養志、誠身明善，也懂得怎麼去勸導父母。

而這裡提醒，就是王祥的孝，二百零七頁，「王祥之孝，不免是箇死法，會不思不勉」，他的孝是不思考、不勉強，他就是盡力去孝，但是還沒達到「不勉而中」、「不思而得」。「得與中」，這個「不勉而中、不思而得」是什麼，「是何物？」「是那天然活潑的，操無形之規矩，能盡天下之方圓。故云，規矩，方圓之至也；聖人，人倫之至也。從容中道，聖人也」，這個就是他自性起用，活活潑潑，從心所欲不逾矩。但是，假如還沒達到這個樣子，也是要像王祥這樣，要盡力去孝親，當然也要往真正能夠順父母性德去孝順。

而且這裡也提到，倒數第四行下面，「當思親所與我是何物，原不是目視耳聽的空軀體」，就是不是這個骷髏身而已，不是酒囊飯袋的臭東西，「何堪將此抵塞，糊塗過了日子，且以此奉其親也」。就是我們真正明白，我們跟父母都有如來智慧德相、都有明德，那我們還不好好的在恢復父母的明德上下功夫，還只是只有侍奉這個身體，那就太遺憾了，那就真的是誤了自己、誤了雙親。想到這裡，「一躍躍出，渾身作汗，便不肯把天下第一等，饒與別人做。自家做得一分，便是孝弟盡得一分」。真想明白了，死生事大，這一生到底要成就什麼，是要跳出輪迴，那這是天下第一等有意義的事，怎麼可以給別人做？其實這第一等事就是「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」。而這個親民，應該首先是孝敬父母

，幫助父母恢復自性。能做到「完完全全，修德備福，則舜武為君之孝，與周公為相之孝、孔子素王之孝，莫不殊途同歸矣」。緣分不同，有些是為君，有些是為相，哪怕是孔子，他並沒有這麼高的官位，可是他們的孝都是很圓滿，都是達到明德、親民、止於至善，殊途同歸。所以佛菩薩，是男女老少、各行各業都能做佛菩薩。後面這一段也是期勉我們，不管我們現在是什麼身分，都能行大學之道、行菩薩道，最後能夠自覺覺他都圓滿了，就歸到「同生極樂國，一切皆成佛」上了。

最後又提出來，人為什麼會不孝？那等於是提醒要禁於未發，不要誤了自己、不要誤了子弟的本性，那就太糟蹋人身難得、佛法難聞、中土難生。

二百零九頁，這小不孝怎麼養成的？「一曰驕寵」，把他寵壞了。「二曰習慣」，他從小跟父母的互動錯誤，養成習慣，粗言粗行的。「三曰樂縱」，就是喜歡玩樂，玩物就喪志，天性就受到這些物欲影響，喜歡找人玩耍，出去吃喝玩樂，都不關心父母。那當然我們也不是從小學，這些都值得我們反省。像大家很可貴，今年春節回去，大家都是以行孝為第一，就沒有是以找朋友去玩，來把時間都花掉。「四曰忘恩記怨」，這個我們不能犯。他底下講，「恩習久愈忘，怨習久愈積，人情然也」。但是這個人情，是指沒有聖賢教化的人情，是容易這樣的。接受聖賢教化，他就知道人生的意義是明明德、親民，就不會掉入忘恩記怨。但社會風氣現在真的是這樣，比方說對這個媳婦很好，媳婦沒有記這些恩，有一件事不順這個媳婦的意，比方說她生了孩子不幫她帶，所有對她的好都不記，就記那個不幫我帶孩子。其實這造很大的業，為什麼？生了孩子教育好他也是自己的責任，怎麼變成一定是要公公婆婆幫忙帶？那以前生了五個、七個孩子，也從來沒有說讓爺爺奶奶帶。所以以

前的人很認本分，現在的人把本分都推給別人，這不是很妥當。所以這些敘述大家可以再去看，對自己會有提醒，有緣也可以跟有緣的人互相提醒。

二百一十二頁，「大不孝（之所以習成者）」，「一曰私財」，就是貪財，會跟父母計較。「二曰戀妻子」，心裡只放太太跟孩子，就不懂得孝了。「三曰嫖蕩」，就是這些不好的習性、放蕩。「四曰爭妒」，就是嫉妒、爭寵，這個都是大不孝。

我們學了這些理論，我們來看，當然這個論裡面也很多事例，也是我們非常熟悉的這些祖先、聖賢，我們以他們為榜樣。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，這是大孝於天下。

二百三十六頁，提到了這個楊黼的例子。他想修道，然後要進到四川去參訪無際大士。結果路上遇到一個老僧，就問他去哪？他說，「我去訪無際大士。」這個老僧說，那你不如去見佛。他問，「在哪裡？」這個老僧就告訴他，你就回去，你回去之後，會見到一個倒穿木屐，然後披著哪個顏色衣的就是了。古代讀書人也都很樸實，見到這個老的出家人講的話，他也不懷疑，然後就回去。結果半夜叩門，母親思念他，趕緊出來，鞋都穿反了，就如那個出家人說的情狀。他突然感悟，之後就竭力孝親，而且註《孝經》數萬言。那個墨汁快乾的時候，都會自己再跑出水來，「水忽盈池」，大家都覺得是孝感動天。「彌勒佛曰：堂上有佛二尊，惱恨世人不識。不用金彩裝成，非是旃檀雕刻。即今現在雙親，就是釋迦彌勒。若能誠敬得他，何用別求功德？」在佛經裡，佛也教導我們，「世若無佛，善事父母，事父母即是事佛。」佛不在世了，善事父母就跟事佛一樣的功德。堂上確實有佛二尊，所以孝是最大的功德，所以我們要珍惜可以孝順父母的人生歲月。

當然諸位同學現在在這裡，也是養父母之志，父母的志向。每一次通孝親電話，也要能效法剛剛講的這些聖賢君子，養父母的慧命。那當然你得要健康、學習好，父母不操心你，這個很重要。「身有傷，貽親憂，德有傷，貽親羞」，都不能犯。現在人假如都不明孝悌，不只修不到這個最大的功德，那不知道要折多少福報。你看不愛惜身體，亂熬夜、玩樂、縱欲，男女關係又亂來，造的都是地獄業，你說那父母在家能安心嗎？所以，所學的經教我們當下都能落實、都能受用，沒有說哪一句現在落實不了，不可能，佛法是圓融的。

二百三十八頁，崔沔，唐朝一個孝子（我們今天把孝道講完。其實這個友悌根源也在孝道，「兄道友，弟道恭，兄弟睦，孝在中」，而所有的善行都不離孝），「有至性」。等於是孝悌已經跟他是融而為一，時時都是以真性在對待人，對待家人、對待他人。他的母親失明，他傾家蕩產去求醫。然後「不脫冠帶而奉」，就是衣冠不脫去侍奉母親，隨時母親有什麼，趕緊可以去照顧處理，「三十年」，不簡單，侍奉他失明的母親三十年。每次遇到良辰美景，一定攙扶母親出來，跟家裡人相聚，讓母親能含飴弄孫，讓母親忘了人生的苦。母親去世了，他「毀形吐血，茹素終身」，這個都是出自於至孝的行為，等於是母親去世了，他那種悲痛不能遏止。所以茹素終身，「愛兄姊幾於母」，他愛他的哥哥姐姐就像自己的母親一樣，長兄如父，長姐如母，然後「慈甥姪甚於子」，他愛護他的侄子、外甥超過自己的孩子。當然，他的孩子會感受到他那個心，把外甥、侄子都看作父母留下來的血脈，應該是感動他的孩子。當然，不是說對孩子不好，這個就偏掉了。因為畢竟孩子時時都在自己身邊，他隨時可以感受到你對他的愛護。可是又不是每天跟著外甥、侄子在一起，那當然面對他們的時候，更有機會表達這一分

慈愛，表達這一分對父母孝心。所得的俸祿都會分給這些親人。「風木既悲，無由展我孝」，你看他的心境，父母已經不在了，我這一分孝思怎麼去抒發、怎麼去表達，怎麼去把這個孝能夠抒發開來？這一句，時時想著我的父母最掛念的是誰？我去好好照顧他們，寬慰父母在天之靈。所以他說：「惟此四、五人，皆厚待之，庶九泉慰安也。」這樣才能有一些寬慰父母，在九泉之下。「後官至中書侍郎」，當到副部長。他的孩子佑甫當到賢相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。

所以「噫！」感嘆。「崔公真孝子也！生盡其歡，死養其志。世有身居富貴（世間有處在富貴地位的人），而待同胞若路人（視自己的兄弟姐妹像路人），薄母舅如閒客（把舅舅就當作很平常的客人）」。假如看到崔公的孝行，「能無汗顏感化否」，會不會能生起慚愧之心，進而改正自己去效法崔公？

好，這一節課就跟大家交流到這裡，謝謝大家！